禮記章句

禮記卷之十

烏程盧葆辰子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同邑程夔元戣園
古歙汪　鏕範泉　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問喪第三十五

設問以明喪禮之義。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斯色買反又音師扱昌匝反乾音干爲去聲飲去聲食音嗣夫音扶○雞斯笄同。

斯當作纚韜髮之緒也親喪去飾故投冠而露其笄纚也徒空也喪屨未成故空跣也扱上衽扱深衣之前衽於帶間爲號踊恐躡之也交手哭交兩手拊心而哭也厚曰糜薄曰粥形變於外徒跣交手哭踊之類口不甘味謂水漿不入口身不安美謂去冠屨之類○此始死第一節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斂去聲後同懣讀本反○三日而斂以大夫士言大斂以前在牀曰尸既殯以後在棺曰柩動尸如浴襲小斂侇堂大斂之時移動其尸也舉柩如啓櫕升車朝廟出葬之時舉動其柩也哭踊無數非若阼階成踊及朝踊與賓拾踊有九踊三踊之數也懣煩也謂悲哀之志懣煩於中而氣盛鬱於體不能發洩故袒而踊之以動其體而舒其心之懣下其氣之盛也此專以男子言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發胸啓前領而露其胸乃以手拊擊其心也爵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踊聲相

績也。此對動尸舉柩而以婦人不袒言若成踊之節。則婦人亦三踊九跳。不爵踊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辟匹亦反○辟拊心也。送形而往。魄瘞於土。迎精而反。既葬而迎魂以歸也。○此自斂殯至葬第二節。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上時掌反。喪去聲。辟匹亦反○望望瞻矚貌。汲汲急促貌。皇皇彷徨也。承上文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而言之。入門反哭入廟門也。主人上於堂。主婦入於室。亡。無。喪。失也。盡哀而止。言他無所寓其情也。悵焉失意貌。愴焉悲切貌。惚焉怳惚如或見也。愾焉歎恨意。而已矣者。言他無所用其力也。○此往葬而反哭第三節。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祭之宗廟，謂虞祔之祭。始立之尸，是以鬼享之也。徼幸，猶希冀也。冀望親之精神來歸而受享也。此就望死者之情言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壙上聲。苫，思廉反。枕，去聲。塊，苦外反。○哀親在外，對居廬言。哀親在土，對苫塊言。此就生者不能自安之情言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卒哭以前，哀至則哭；卒哭以後，猶朝夕哭：皆哭泣無時也。服勤三年，服行喪禮之勤三年也。前言惻怛疾痛，而此言思慕者，哀以漸而平也。孝子之志，言非強也。人情之實，言非偽也。○此葬後終喪第四節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故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

矣。室家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爲去聲斷丁亂反○自此以下。皆設問以明禮意也。三日以俟其生。以情理言也。室家之計三者。以事勢言也。三日而不生。則不容不斂而其事其勢亦可斂矣。故聖人斷而決之。以三日爲斂之期而定其制也。○一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免音問下同傴居柔反跛浦我反稽上聲○始死去冠。及小斂。則素委貌以將事。既斂。則投冠括髮袒而倲尸於堂。降堂東即位。踊而後襲。加絰。是後凡袒則必去冠。是冠者不肉袒也。免以代冠。言免而括髮可知。又言免

袒擗踊皆悲哀之所形故喪禮惟哀爲主而免袒擗踊皆或可以攦之有本而後有文也擊胸傷心稽顙觸地皆哀之至之所發焉者也男子亦有拊心女子亦有稽顙或問此各舉一節言之耳〇再設問以明免袒擗踊之意

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不冠者之所服言去冠時之所服也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未冠故不嫌於不冠若孤子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之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緦幼未知疏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緦緦者以其當室而爲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爲成人之緦矣故曰緦者以其免也〇三設問申言免以代冠之義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杖者何問何所取義也竹桐一也言或竹或桐爲父母之喪上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下同也苴以色言竹圓象天削以形言削方象地竹節外著桐節內含桐者同於父也〇四設問以明用杖所取之

義

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辟音避○以何爲問何爲而用杖也父在不敢杖以尊者在則不敢以病毀重傷父心且不敢僭主也然父在子爲母杖期則亦用杖但不敢以杖即位所以辟尊者之處也若父在適子爲其妻則不杖矣趨喪容急遽也父在堂上不趨亦以適急遽則或增父之哀故示以不遽也○五設問以以申明杖之義及或杖或不杖之節

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先王因人情而制爲之節非有所加毫末於其間也總結上文

服問第三十六篇內無設問之語而以服問名篇者以所言皆喪服權衡之宜爲人所不免於疑問者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傳爲皆去聲篇內並同○從服者非己一本之親乃從其所尊所親之人而爲之服也孔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君在尊厭妾子使爲其母練冠君死妾子得爲其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君存沒爲夫之母期其夫練冠輕也而妻爲之期則重是從輕而從之者重也皇君也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也愚按此所從者之輕以厭故也而從之者重其本服也凡從服輕重之權有不止此數條者記每舉一以例其餘耳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爲父母期夫從妻而爲之服緦麻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孔氏曰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而其妻猶從公子服公子之外祖父母舅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云外兄弟而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而又有服故知其爲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皆小功之服而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愚按此姑闕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

妻之父母。孔氏曰。公子之妻。亦爲父母期。而公子被厭。不從妻服之也。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言從服輕重之權。○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母死。謂繼母死。其母。謂出母也。鄭氏曰。外親亦無二統。○言從服有專主。○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衰七雷反。篇內並同。○三年之喪。卒哭。而易麻帶以葛帶。小祥。而除首經。若未練而復遭期喪。則三年之首經未除。不得爲後之輕喪首經。惟要可加以後喪之麻帶。所謂麻葛同則兼服之。輕者包。重者特也。若三年之喪既練。而後遭期喪。未葬則前喪稍遠。後喪雖輕而近。練後首經已除。故首可著期喪麻經。而要仍兼服麻葛。今三年之喪既練。而期喪又既葬。則齊衰葬後葛帶與三年練後葛帶粗細略同。斯以父葛爲重。而帶其故葛帶。練後首經已除。自宜經期之葛經也。若婦人練後。麻帶已除。則亦經其故葛經。而帶期之葛帶矣。功衰謂三年既練之功衰。其衰亦與期喪葬後功衰升

數略同也○檀弓云婦人不葛帶此以三年之喪言也自期以下則婦人亦受葛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三年之喪既練有大功之喪既葬則亦帶其故葛帶而經大功之經蓋練無首經而大功麻有本故亦得經大功之經若要葛則前葛粗於後葛自不易矣若三年之喪既練而有小功之喪則小功服轉仍以三年練冠爲重無變於服也詳見下文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齊衰大功之經帶其麻皆連本爲重故三年喪期喪受葛以後更遭齊衰大功之喪於其初喪麻葛同者皆得變之若斬衰既受葛而遭齊衰則變齊衰麻帶齊衰既受葛而遭大功則變大功麻帶也所謂變者非竟以輕喪之麻易去重喪之葛也但包輕者於外耳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免音問下同去起呂反○小功緦麻之經帶其麻皆斷本故斬齊受葛以後更遭小功緦麻之喪其麻既細於葛不得兼服但練後首經既除故於當免之時既去練冠則爲加小功緦麻之經免事既畢則復練冠亦不得更加功緦之經於練冠上也有事於免則猶初喪然且既經則去之則既葬可

邪。既練且然，則未練無變又可知矣。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此復申上文也。斬齊之練冠，雖服已漸殺，然本服自重，不以功緦之麻絰加之。惟免時則易之而已。免既去冠，故得加輕之絰，而葛帶則仍其初，不得以輕喪斷本之麻加於重喪之葛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吐外反。○緦之麻與小功之葛同。小功之麻與大功之葛同。不變，謂可以無變也。稅，猶變也。大功以上麻有本，故必變前喪之葛；小功以下斷本，故可不稅也。○按齊衰之麻可變斬衰之葛，大功之麻可變齊衰之葛，而大功之麻不得變斬衰之葛。但齊衰有三年者，故記遂概云得變三年之葛耳。緦之麻同小功之葛，小功之麻同大功之葛。麻葛同，皆當兼服之，而此云不變，則記者所聞異辭也。蓋小功以下服輕，而後世禮俗不一。如此，要當以間傳之文爲正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長，上聲。○長殤降在緦麻，則其大服小功。

中殤降在緦麻則其本服大功此皆非有本之重麻然殤服儕略且既降而在緦則無葬後卒哭稅麻以葛之節若不爲稅三年之葛則似未爲之服者矣是以必以殤服之麻加服於前葛之上以終其月數此無本而亦稅者殤服之待禮也若下殤降在緦麻者本服亦大功然其情益輕不必爲變重喪之葛矣又按此主緦麻言故云下殤則否若言小功則下殤小功本服期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爲有本之麻亦當變三年之葛終月數也○言重遞喪者重輕之權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外宗爲君期夫人爲天子亦服期也諸侯之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爲天子服遠嫌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音泰○夫人妻謂夫人卽君適妻也國君主母夫人之喪此不待言若妻則似卑矣然身之配也大子適婦皆親之後也故君皆爲之親主其喪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孔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及夫人大子著服如士服也鄭氏曰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愚按大夫非盡不繼世然大夫之子本士也以士服服君者

其宜耳。雖諸侯之大子亦士也。議外疏遠之士。未嘗備位。則不爲天子服可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君母非夫人則君爲生母服緦。而羣臣無服。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日在君側。故亦從君而服緦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君爲卿大夫之喪。旣成服。則出入皆錫衰。若往至其家與斂殯之事。則錫衰而素弁加絰。大夫有同官之誼。其相爲亦然。若卿大夫大夫之妻之喪。則君大夫大夫之爲之也。唯往至其家。則亦錫衰而弁絰。其居常出入則否也。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賢徧反。免如字。朝音潮。稅吐活反。齊音咨。○因上文言君臣相爲服而類記此。見人。往見於人也。無免絰。不脫絰也。雖朝君且不脫絰。而其他可知矣。唯公門有脫齊衰。然脫衰而不脫絰。若父母之喪則雖公門不脫矣。又引傳言以明之。○言君

臣相爲服之制。○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辠古罪字。○五刑之屬。各有正條。然情變無窮。有不正合於律者。則審其情之輕重而上下比之。呂刑云。上下比罪是也。五服之喪。各有正統。然屬從徒從。有不正合於親者。則審其義之輕重而上下附之。如婦人之隆於夫家。上附也。而降其本宗。下附也。高祖三月而服齊衰。上附也。殤服之迭降。下附也。以此比例推之。而無不可通以適於義矣。故曰。列也。輕重之權。篇中未能盡述。故總揭此。以示人知所推焉。

閒傳第三十七

鄭氏曰。名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衰七雷反。篇內同。首去聲。見賢徧反。齊音咨。篇內同。○苴。牡麻。其色黯闇。斬衰絰帶用之。首猶標也。首爲一身之表。故以爲標表之義。言表其心之慘怛至痛以著之於外也。貌若苴。貌之垢

毀如其色也枲牡麻齊衰之絰帶以枲貌之枯槁亦如之
也若止者止而不敢舒之意容貌可也言如其常度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
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於豈反
○往而不反哭無回聲也往而反一往至絕而後回聲也三曲而偯哭委曲而有餘聲也哀容哀聲之從容也斬
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
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唯上聲○唯應辭自言曰言論難曰議斬
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
食士與斂焉則一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
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
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與斂莫皆去聲

疏食之食音嗣○二日不食以期服言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期音基乾音干○卒哭之後視齋衰小祥之後視大功大祥之後示小功即遠之漸也中月間一月也飲醴酒食乾肉未忍遂御厚味也此終上文飲食之節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枕去聲稅吐活反苄音下○苄蒲草以為席翦翦之使齊不納不反納其蒲之頭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柱几呂反○柱楣以木柱起其廬倚於門梁也翦屏翦其旁障之餘草也居復寢入室而寢不居廬

也。禫而牀。則復常御婦人矣。此終上文居處之節。○以上禮節。多與他篇不合。然當以此篇為是。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升。登也。每升八十縷。三升者。其二百四十縷為經。成二尺二寸之幅也。正服斬衰三升。義服三升有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皆生縷所織。十五升者。終幅一千二百縷。朝服之布也。緦麻之布去其半。則用七升半。六百縷成幅。其布本疏於大功。然鏤治其縷而後織。非若功服之用生麻。故曰有事其縷。但成布之後。不復練治。故曰無事其布也。外此而生縷十三升曰疑衰。十四升曰麻衰。用緦服之布而復加灰治曰錫衰。則皆弔服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

祥練冠縓緣要經不除爲去聲重平聲縓音茜緣去聲要平聲○此以下皆終言衣服之制也斬衰三升冠六升卒哭而以冠之布爲衣自六升以下其升漸成故曰受以成布也凡冠縷倍衣之縷衣六升則冠疑於十二升然卒哭後之冠不然故特明言冠七升也疏衰即齊衰然恐疑於杖期以下者故特變言爲母疏衰也衰四升冠七升卒哭而以冠之布爲衣凡父母之喪皆卒哭而去麻服葛男子葛帶婦人葛經若男子首經婦人要經則不易也葛帶三重者先單糾一重次兩股合糾再重又合糾之三重也期而小祥則又以卒哭之冠爲衣斬衰衣七升疏衰衣八升練冠而除首經婦人則除要經縓緣見檀弓衣練衣於內而加功衰於外男子要經不除婦人則首經不除也○此主父母喪言也然期大功皆有卒哭受布之節如齊衰服五升冠八升則卒哭後冠九升衣八升大功則服八升冠十一升卒哭後冠十二升衣十一升也小功以上皆有去麻服葛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小祥而男子除

首經。婦人除要經。除服先重者。若男子之葛帶婦人之葛經。則大祥而後除也。卒哭而男子易麻帶以葛帶。婦人易麻經以葛經。易服易輕者。若男子之首經。婦人之要經。則待小祥乃一并除之。無變易也。

又期而大祥。

素縞麻衣。

麻衣深衣之以布緣者。二十五月而大祥素冠縞紕朝服以祭。祭畢乃更服縞冠素紕麻衣而居。以餘哀未忘。故未忍即吉也。

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二十七月而禫。玄冠朝服以祭。祭畢乃更服纖冠素端黃裳以居。過四時吉祭。而後復吉。居喪不佩。去喪則無所不佩矣。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

何為。猶何故也。設問所以易輕者之故也。上文皆言父母之喪之制。以下乃更言重遭喪之權也。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斬衰未卒哭而遭輕喪。只從重服。不得有變。哭則易服而哭之。哭已反服。若斬衰既卒哭而遭齊衰。則男子要既去麻服又葛而齊衰之麻與斬衰之葛同。前喪雖重於後喪而麻又重於葛。是輕重相衡。可以兼服。故得以齊衰之麻包斬衰之葛。是輕者包也。若首則斬衰之經未除。不得加齊衰之輕經。是重者特也。特猶單也。婦人則首以齊衰麻經包斬

衰葛絰。而要特斬衰麻帶矣。輕者包。輕故可以兼施之輕喪。重者特重。故特用於重喪。觀此則輕者可易。而重者不可易。其意亦猶是矣。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重平聲○斬衰未練而遭大功。首絰未除既未可加大功之絰。而斬衰之葛。又大於大功之麻。亦不得如齊衰之輕者包。則只從重服。今既練而遭大功。則首絰已除。故可加大功之絰。而要葛未除。不得包大功麻帶。是則首大功麻絰。要斬衰葛帶。麻與葛重。且前此既除麻獨服葛。而今復首麻要葛。是亦重也。婦人重則首仍葛絰。而要加大功之麻。亦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齊衰未卒哭而遭大功。只從重服。既卒哭。則男子已受葛帶。而大功之麻與齊衰之葛同。前喪重於後喪。而麻又重於葛。輕重相衡。故兼服之。首齊衰麻絰。而要以大功麻帶包齊衰葛帶。即所謂輕者包也。婦人則要仍齊衰麻帶。而首以大功麻絰包齊衰葛絰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

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斬衰始喪之麻帶大七寸許五分去一以爲齊衰之帶齊衰之帶五分去一以爲大功之帶大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爲小功之帶小功之帶小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爲緦麻之帶緦麻之帶二寸有餘至卒哭受葛則斬衰之葛視齊衰之麻齊衰之葛視大功之麻大功之葛視小功之麻小功之葛視緦麻之麻緦麻三月而除無受葛之節麻與葛同則前喪雖重於後喪而麻又重於葛故皆得兼服之如大功受葛後得包小功之麻小功受葛後亦得包緦麻之麻也若麻小於葛則以重喪爲主不得兼服輕麻若斬衰之葛自不可包以大功之麻矣首絰則斬衰麻絰大九寸其下以漸而殺至於緦麻亦皆五分去一其卒哭婦人受葛亦以漸殺而麻葛同者則亦皆兼包於首也因言其所以得兼服者以卒哭之後男首女要服重喪而未除而男要女首之輕者則已易葛故也已易葛故故麻之同於葛者得以兼服矣此與上文發問之意反復相證也○此篇言喪制詳備純一可從惜疏家之說迭相謬舛有失其意者

三年問第三十八

明喪親所以必三年之故也篇中所言最爲愷惻爲人子者所宜深

玩。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去聲 別必列反。○稱情立文。稱人子愛親之情而爲之節文也。雲莊陳氏曰。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重。而自重者始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創平聲 稱去聲 衰七雷反 枕去聲 斷丁亂反。○父母之喪。創鉅而痛甚矣。是以三年

之久所謂稱情立文也。稱表也節制中之意也。爲至痛飾
上文所謂飾羣也。再期而大祥實歷二十五月喪服於是
除以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所以更有禫服斷決也。夫哀痛
未盡思慕未忘而服以是斷是送死有已時而復常者有
其節也此即所謂中制而弗可損益者也。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
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
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
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
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
至死不窮。號平聲蹢直亦反躅直六反啁音周噍音啾莫知之知音智○蹢躅跳躍貌踟躕往來貌啁噍
哀鳴聲鳥獸知喪其羣而況於人乎越月踰時以言久而
不能忘也。翔回啁噍鳥獸之喪其羣也。人爲萬物之靈常
反有不愛其類者。故先王稱情立文。因以飾羣則喪禮所
由制而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雲莊陳氏曰。鳥獸知愛

其羣。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此所以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夫音扶與平聲曾音層焉於虔反○患猶害也。害於邪淫而失其天性也。從之謂聽其忘親而不制之以禮也。制之以禮。猶可以使之知人道之大閑。若從其邪淫。則不若禽獸矣。無以飾羣而不若禽獸。是大亂之道也。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夫音扶與平聲○修飾修身復性以自飾也。愛親之心。至死不窮。三年之喪。亦已促矣。然欲遂其志。則送死之哀無已時。而無復有復生之節文。不可爲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爲去聲○焉語辭。壹一之也。文。飾羣之文。理。所性之理。釋之矣。猶言斷已耳也。朝死夕忘。愚不肖之不及也。遂之無窮。賢智之過中也。立中道而制爲之節。使喪必三年。而循乎斬衰苴杖倚廬食粥寢苫枕塊之飾。所

以齊一斯民。使愚不肖者有所開而不入於禽獸。賢智者有所節而不至於滅性。足以成飾羣之文。而無失乎所性之理斯已耳。此所謂弗可損益者。無易之道也。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斷丁亂反○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雖曰三年實亦以期斷也。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天地已易天運一周也孝子之心不以一期而遂已然天地之運則已一期而更始人世之代謝亦猶是耳是以一期而易服亦法天之道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上文言之則期似可已矣故再問何以三年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加隆於所生則天運雖周而情未能已也焉所以也加隆焉所以使倍之倍之故三年也。由九月以下。何也。至親以期斷而三年為加隆則期喪不待問矣故舉大功以下問之。曰。焉使弗及也。所以使之不得比於至親此所以別親疏之節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

月以爲間。殺色介反○因九月而畢言之閒中也以至親而加隆之則再期因漸疏而殺之不使及期因在親疏之閒而閒之或斷以期或稍不及於期皆天地人情之至也。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三年象積閏也期象一周也九月三時也五月二時也三月一時也人生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九族之親則因父母而漸殺耳合其羣而飾之九族皆有成服所以合和之也別其羣而飾之九族各有等差所以齊壹之也忘親則爭失序則亂制爲之中使有以統同而別異則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夫音扶達論語作通○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至隆謂禮之至者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言非人所能强制也又引孔子之言以明喪親三年之故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曰天下之達喪

也。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無被土。

被皮寄反○深衣深邃之衣也朝祭之服衣與裳殊惟深衣則衣裳連屬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其色用白其布用朝服之布緣之以采則曰深衣緣之以素則曰長衣緣之以布則曰麻衣著於朝祭之服之內則曰中衣冕服爵弁服中衣用素絲皮弁服以下中衣用布喪服練衣黃裏纁緣不繼揜尺皆與深衣制同應規矩繩權衡制度之盡善也無見膚無被土長短之適宜也。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要平聲縫去聲○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連屬之不殊前後也朱子曰左右交鉤所謂鉤邊揚氏曰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片交裂裁之皆名爲衽所謂續衽者指在旁兩幅言之謂連屬裳旁兩幅不殊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復縫合縫爲續衽復縫爲鉤邊亦通要縫半下要之縫如下齊之半也要縫衣

與裳連處七尺二寸下齊則一丈四尺四寸是要縫半於下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袼音各詘音屈○袼衣袂當脇處也運回轉也袼之高下與衣身齊長二尺二寸而肘度尺有九寸故可運肘袂袖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即所謂長中繼揜尺者長衣中衣皆深衣也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厭於甲反○劉氏曰玉藻朝祭之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當無骨處則稍近下也○深衣之帶於經無考朱子家禮用素絲大帶亦取玉藻之文然實朝祭之服之帶也士冠禮用緇帶然則深衣之帶殆亦當用緇再繚四寸與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有音又○制統言衣裳之制也衣六幅裳六幅合十有二幅也○朱子曰讀書先文勢而後義理今以此文勢觀之則所謂十二幅乃通一身而言也先儒專以十二幅爲裳則不應列於袂袼之上蓋上衣下裳效法天地不應顛倒易置如此況其下文先言袂次袷次負繩而後及齊亦自有次第可見紋按裳雖交解十二片實只布六幅安得遂舉以當十二月故趙氏悳及吳興敖繼公皆謂衣六幅裳六幅

其說是也但白雲朱氏謂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為六幅下屬於裳王氏謂袷下施衿夤接一亦祖其說則愚意不然古者衣裳皆取正幅惟深衣之裳斜解然裳可斜解衣必不斜解猶裳可間色衣必用正色也安得有交解為衿之制哉且深衣三衽而布幅之廣二尺二寸若加兩衿為六幅則要縫長丈二尺不止三衽而齊倍要者亦失其度矣竊以上文袂反誤及肘考之則人身長八尺兩手之橫如之布幅廣二尺二寸衣身及兩袖合得八尺八寸減去合縫只存八尺僅足覆手安能反誣及肘平是知衣身二幅袂二幅又當續袂二幅以成六幅但續袂之布不必盡幅要以反誑及肘為度可耳如此則衣六幅皆正幅以應陽之奇裳六幅皆交解以應陰之耦於十二月之制既合而不失三衽之度又袂之長短可以反誑及肘矣何必如加兩衿之說哉

袂圜以應規從脅下漸圜殺之以為袂也**曲袷如矩以應方**朱子曰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踝胡互反齊音咨○踝足跟也衣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長及於踝也齊裳下緝也緝之齊如衡平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

爲容。貞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行舉手爲容欲其周旋中禮也直其正二句亦易傳語貞繩抱方以直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不偏不倚性命之正而方者率性之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故貞繩欲以直內而不失其正抱方欲以方外而不失其義也易坤卦六二象傳之辭言六二柔順中正故其由中發外者無不直而且方爻引以證貞繩抱方之意也物必下端平而後安故下齊如權衡欲人之安志而不搖平心而不倚也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爲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皆夕深衣則深衣固燕居服然中衣長衣實皆深衣朝祭之服有中衣軍旅韋弁服爵亦如之是深衣固無往而不用也完謂法制之備也弗費以其用白布也然非朝祭之正服故曰善衣之次。○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

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大夫士皆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之除喪受弔。以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子深衣縞總以趨喪。是吉凶男女同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大音泰。純音準。繢音會。緣去聲。○具俱存也。大父母。王父母也。繢。畫文也。按朱子家禮。純以黑繒。衣白則純以黑為是。此云以青。以青黑相近而遂云然耳。呂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以上有為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齊衣裳之邊。皆純之。各廣寸半也。又按玉藻云。袷二寸。緣廣寸半。則純袷亦寸半矣。○參考深衣裁制。布幅二尺二寸。用布二幅。中摺前後為四葉。每葉長二尺六寸。從一邊修起。除去四寸。留二尺二寸。漸漸修至中邊不動。比修起處留長四寸。其在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三寸。先從上摺處中邊橫剪入四寸去之。是留尺八寸為幅。然後從下外邊修起。留二尺二寸。漸漸修至中邊。比修起留長一寸。是為上衣。前中長二尺六寸。後中長二尺三寸者。便交領。使衿不相射也。又用布六幅。每幅約長五尺。皆斜

裁之分爲兩片窄頭八寸寬頭一尺四寸爲度每以窄頭向上寬頭向下連綴之爲下裳又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每幅中摺爲前後葉每葉長二尺二寸縫連衣身爲袂又用布二幅續於袂端如袂之式爲繼揜尺乃從胸下漸漸修成圍樣縫之留袖口一尺二寸不縫爲袪續袂兩幅者以反詘及肘爲度也然後合衣身背縫縫之衣身下圍前兩幅各二尺二寸後二幅各一尺入寸合之得入尺而合縫之處每幅各攀入一寸前衿紉邊亦各一寸合減八寸得要圍七尺二寸是謂深衣三衽要縫半下裳幅上窄每八寸十二片合廣九尺六寸每幅各攀入二寸合減二尺四寸則亦圍七尺二寸以上攀合於衣下寬每幅一尺四寸合廣一丈六尺八寸減去合縫二尺四寸則下半一丈四尺四寸是謂縫齊倍要然後以裳左右各六之中縫上承衣背督縫攀按如纚而下裳縫之當旁者既不殊前後又復縫其邊是謂續衽鉤邊再於上衣當領處斜圍修爲領形即以前於背幅所去布四寸夾縫而綴之爲袷所謂袷二寸者也然後又用皁絹爲緣緣袂緣袷緣下齊及邊表裏各廣寸半朱子曰度用指尺指尺者屈中指指節向內其兩紋尖相距處即鍼經所謂同身寸也裓按周尺亦略同指寸云

投壺第四十。此亦古禮經之遺也。此篇所記。爲大夫士投壺禮。而左傳載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投壺篇。而今逸之矣。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奉上聲使去聲哨七笑反樂賓之樂音洛重平聲。○主人奉矢。將以授賓也。司射。主投壺事者。主人之有司。爲之中。盛算之器。爲鹿形。或如虎。如兕。如閭。閭。獸似驢。有一角而歧蹄。或如樹皮。樹皮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奉中。示將以釋獲也。使人。主黨之給使令者。枉。材不直。哨。口不正。謙辭也。投壺則必以樂節之。故曰又重以樂。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

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音盤還音旋辟音避賓西階上拜受矢時主人奉矢在手。未能答拜。故般還而避之。賓既拜而受矢兩階之間。主人退適阼階拜送。時賓手又奉矢。不能答拜。則亦般還回避也。兩曰辟者。記者釋般還之意。言此乃所以避其拜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既拜送矢。則主人之贊者授主人矢於阼階上。主人乃退就兩楹間視投壺處所。又復阼階西面揖賓。使就投壺之席。先是燕席。主席阼階上西嚮。賓席西階上南嚮。今投壺席。則在兩楹間。賓主皆南嚮也。

司射進度壺。句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司射本位立西階之下。至賓主各受矢訖。則司射委中而受壺於使人。升西階。進即兩楹間南。量度而置壺於投壺之席前也。投壺有室中堂上庭中三處。其矢有五扶七扶九扶之異。要皆去投壺之席以二矢半爲度。四指所握曰扶。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是室中則壺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既度壺畢。乃復西階下位。而設中於西階下西

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

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算形如今之籤所以記投壺之中者投壺每各四矢故執八算爲耦一投之算也司射既設中遂東面執八算興以請於賓順投以下所請之辭也順投爲入以矢本順入壺者然後爲入若以末躍入則不爲入不爲之釋獲也比投不釋以賓主拾投而中乃爲之釋獲若不俟拾投而頻投二矢則雖中亦不爲之釋獲也正爵即勝飲不勝之爵也射禮投壺禮皆以三而成但射禮始射惟三耦射次則三耦衆耦及主賓介僎皆射至三射乃節之以樂無立馬之法此投壺禮始投遂釋獲所以有三勝立馬若射禮則初射不釋獲至再射乃釋獲而勝飲不勝者所以射禮無立馬也勝爵既行三投皆行爵竟也爲勝者立馬取算以立馬表其勝也一馬從二馬每一勝則立一馬三投立三馬專三馬則成勝但勝耦未必專遂得三故或二勝一負則取負耦之一馬以足勝耦之二爲三也或頻獲三馬或取足一馬爲三馬三馬既立則又酌酒以慶多馬之人馬之爲言武也能勝爲武也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

諾。亦司射命之也。弦者、樂工。奏貍首、以爲投壺之節也。間若一、其作止疏數之間、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工之長也。射禮、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此投壺用樂、未知同否。又射禮至三射、然後用樂。此投壺用樂亦未知同否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拾、其劫反。○告矢具、賓主之黨各受矢畢也。投壺之位、主賓皆南嚮、則賓居右、主居左。其黨之投、盍亦如之。賓黨爲上射也。拾投則賓先、主後。拾投、四矢也。釋算之法、司射受算於執算者、東面坐、實八算於中、橫委餘算於中之西南。興、侯及耦將拾投、則坐取中之八算、左手執之、右手改實八算於中、以待次耦。初耦拾投、則司射爲之。每一入而釋一算於地、賓算於南、主算於北也。但射禮有釋獲者、亦主黨子弟爲之。此投壺禮簡、以司射攝釋獲云。

卒投、司射執算興曰、左右卒投、請數。數、上聲。○每一卒投、則司射執算以告也。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純、音全。奇、居宜反、下同。○純、全也、猶今數物以雙也。奇、單也、猶零也。於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則不成純、猶

若左右皆成純數則以純數若餘零一筭則止以奇數此數筭之法非告辭也

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某者或賓黨或主黨也賢勝也勝者合雙數則曰若干純如十筭則曰五純若止勝九筭則曰九奇鈞平等也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奉上聲養去聲○此即勝飲不勝者也酌者勝黨之子弟也子弟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當飲者北面坐取豐上之觶奉之曰賜灌猶言賜飲也勝者坐曰敬養言敬以此觴奉養也皆自卑而尊人之辭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勝爵既行乃立馬每一勝則請立一馬也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所釋勝筭之前此立馬之法也

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此又司射請也

正爵既行請徹馬此正爵即慶多馬之爵也投壺禮畢故請徹馬而凡壺矢中算之類皆徹之以將行無筭爵也鄭氏曰飲慶爵者耦親酌不使弟子

無學

算多少視其坐籌。人每投四矢。則四算。每耦八算。如在坐者十人。投壺。則五耦用四十算也。

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扶音膚○室中地狹。堂上稍寬。庭中最寬。故矢有長短。壺有遠近。稱其地之所宜也。

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修。長也。壺形如細頸罌。近口有兩耳。但壺口甚小。未知何以能入小豆。或曰。菽也。可通。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去。起呂反○呂氏曰。柘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幠音呼。敖。傲同。偝音背○幠。夸大也。偝立。不正所嚮也。踰言。踰位而相與言也。有常爵。謂罰爵。浮。滿也。滿酌以罰也。魯薛令弟子之辭。蓋於將投壺時先戒飭之。其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并志之焉。

司射庭長及冠士。

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長之丈反冠去聲○庭長蓋司正也。冠士。既冠之士來觀禮者。以對童子言。故謂之冠士也。立者。言所立之位也。樂人。作樂之人。不必盡瞽者也。使者。給使令之人也。童子雖賓亦常與奔走之役。不敢爲賓故屬主黨。

鼓○□○○□□○

□○○□半○□○□○○○□□○□○魯鼓○□○

○○□□○□○○□□○□○○□□○半○□○○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魯鼓

○□○○□□○○半○□○□○○○○○□○□○

薛鼓○□○○○○□○□□□○○○□○□○○□

○半○□○□○○○○□○鄭氏曰。圓者擊鼙。方者擊鼓。孔氏曰。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

儒行第四十一

此篇亦見孔子家語。然未必孔子之言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與平聲。少去聲。衣逢之衣去聲。長之丈反。冠章之冠去聲。○逢。猶放也。言大袂之衣。其肘掖之所寬大也。章甫殷冠。宋殷之後。故其俗猶尚之。其服也鄉。從宜從俗之意也。不知儒服。言不知其爲儒服。亦謙辭也。周禮曰。儒以道得民。蓋有學術者之稱云。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行下孟反。數上聲。更平聲。○遽。倉卒也。物。事也。留。稽留也。謂久也。僕。僕御之人。僕者久而疲倦。雖更易僕御之人。以侍而言。猶未能盡也。○此處便非孔子之言。哀公命席。孔子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

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席上之珍，言以道自重也。夙夜强學以知言，故曰待問。忠信以德言，故曰待舉。力行以業言，故曰待取。此皆所謂席珍待聘者也。有以待人之求己而已，無事於求人，所謂自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音異。○中，猶正也。整飭無奇衺也。慎，周詳也。如慢，如有所不屑也。如僞，如非由其誠也。如威，嚴肅之意。如愧，謙飭之意。粥粥，無能貌。○如慢如僞，著意爲此，語非孔子之言。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易音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首二句與上條相似，然意主豫備，則制外養中之意也。先信，言以信爲尚也。呂氏曰：惟敬與恕，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亂，豫備之至也。劉氏曰：不爭險易陰陽，非特恕也，養身

以有待有爲。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也。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積，資四反。易音異。畜，敕六反。見音現。○忠信以自實，故爲寶；義以自安，故爲土地。祈，求也。文見於外，故爲富。畜，止也。難畜，不苟留也。無慕乎外，故難得；難畜而易祿如此。近人，猶言接於人也。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樂，五教反。好，去聲。沮音祖。斷，上聲。○鄭氏曰：淹，謂浸淫之。劫，脅也。沮，恐怖之也。方氏曰：鷙，猛之蟲。當

攫搏之不程量而後往以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慮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況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也來者不豫非有所忍而不防也爲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雲莊陳氏曰過言出於已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禮義不愆故不極極猶終也不斷其威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擇折也不習其謀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始見於用也○不虧其義不更其守即無苟得無苟免之意驚蟲以下氣矜之隆告子黜舍之事耳豈可爲儒者訓哉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溽而六反數上聲○淫侈肆也汎濫之意溽恣滋味也沈浸之意呂氏曰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尚氣好勝之言也儒者見義必爲聞過而改子路聞過則喜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愚按上特立以事爲言此剛毅以本身言○呂氏吳氏之於戴記信之過焉者也石梁王氏之於戴記剝之過焉者也呂氏

解記每委曲以附其說至此語而亦有以覺其非矣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更平聲○干盾也櫓大干甲胄干櫓皆衛身之具而稍有內外之別忠信存於內而見乎外故曰甲胄禮義守於外以全其內故曰干櫓戴尊也尊仁而行以施言也抱義而處以守言也呂氏曰首條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裕足以待天下之用而無求此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而有本末先後之差焉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古者百步爲畝方積之則正方十步也環周圍牆方丈爲板五板爲堵篳門織小竹爲門扉也窬穿也穿牆爲門其形如圭也蓬戶編蓬草爲戶扇也甕牖穿牖受光圓小如甕也易衣而出居恒衣敝惡必更衣乃可出門也并日而食并二日而得一日之食也答之謂禮之也不敢以疑不敢疑上之非誠而卻之也不敢以諂

不以不見答而媚上以干合也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楷起買反。比必二反信音申。思去聲。○今人與居。親賢取友以切磋琢磨也。古人與稽。誦詩讀書以論世尚友也。楷式法也。言其上思取法於古。下思垂法於後也。適猶當也。援引也。言上無引而進之者。下無推而上之者也。危起居。言不得安於起居也。竟信其志。言志之不可屈也。樂行憂違。而終不忘百姓之病。是其所憂思之深而不可解者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上通而不困。言達則有以行之。而不窮於用也。雲莊陳氏曰。禮之體雖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爲

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爲法賢雖在所慕而衆亦不可不容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則其形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後圓蓋於合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音避○不辟親不辟怨言其薦賢之公也程其功積其事觀其果賢與否而後進達之言其薦賢之不苟也不望其報不望其人之報我也得循遂也言君用所薦之賢使之得行其志也不求富貴不望君以我能得人而報我以富貴也應氏曰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儒有閑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去聲○久相待謂待賢友進用而後己與之同進也遠相致謂賢者遜遠則必招致之以與之同進也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待其朋友義有厚薄故也○此節所云其風厚

矣，然後世意氣之交，矯矯之操。儒者唯義所在，不必然也。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澡音蚤。○呂氏曰：澡身浴德，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入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故曰上弗知也。麤猶顯也。雲莊陳氏曰：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子政兒曰：弗急為者，從容開導而不失之於急切也。方氏曰：其行之高，出於自然，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為高；其文之多，其所素有，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為多；世治而德常見重，故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應氏曰：此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

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錙音兹。銖音殊。○愼靜以自守。尙寛以容衆。寛則恐失之柔靡。故又曰强毅以與人言。容衆而不自失也。學無不博而服行有其要。知要則非徒博矣。廉隅。稜角也。文章近乎人。而實行有所守。砥厲於廉隅。則非飾虛文矣。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言人君雖裂土以祿士。視如錙銖之輕。而儒者必不爲祿誘也。規爲。其規模事爲也。○此亦過爲矯矯之操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句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樂音洛。行下孟反。○方者。志之所嚮。術。卽營道之法也。言其志其事。行無不同也。並處則樂於相下而不厭。則雖久與之疏。而亦不爲流言所間。斯志同道合之至矣。然非苟爲同也。其行必本於正。而所守合義。雖同於爲義。則進而友之。非同於爲義。則退而不與之友矣。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

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孫去聲○溫和厚而不暴良易直而無私此性情之德仁之本體然也敬慎所以致功於仁故曰仁之地地猶基址也寬有容裕不迫此以心量言故曰仁之作作謂作用也孫順也順以接物仁則無不順自然之能事也心德全而動容周旋中禮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則言談歌樂皆莫非其仁矣分散謂惠施不倦仁之所以及物也尊讓謂儒者一以仁為尊而不敢自足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詘音屈慁胡困反累去聲長之丈反○陸氏曰隕不穫也充不詘也言雖不隕於貧賤亦不穫於貧賤雖不充於富貴亦不詘於富貴也鄭氏曰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也此略總上文之意。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句常以儒相詬病。詬呼構反○命名也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服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其名儒也妄

矣。以其自妄。故常爲人所詬病也。子政兒曰。相詬病者。即儒之自相爲詆毀也。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行下孟反。○方氏曰。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其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戰國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途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謂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搖其君。噫。此豈所謂孔子者哉。

大學第四十二

此篇曾子之徒所作。而簡編錯亂。宋以前未有表章之者。惟韓子原道篇始援此立言。及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而二程夫子實始尊信此篇。朱子又述二程之緒。而更有考訂。補格致傳一章。爲之章句或問。此篇遂與中庸並列四子。顧自格致之說出。而陸學競相與異同。近世更有舍朱子而遠述注疏者。先淸簡公曰。嘗考漢所石刻十三經。其大學篇章次。又與

鄭本互異則鄭本之原不足據明矣聖賢學問相信以心毋或為異學所撼也夫

冠義第四十三

冠去聲篇內並同 ○ 孔氏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冠冕起於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呂氏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禮之經也此謂之義者皆述其節文而明其制作之義也程子曰內則二十而冠雖天子亦二十而冠朱子家禮曰十五至二十皆可冠綾按自此以下六篇皆據儀禮而繹其義故辭多醇正然漢儒筆也成周制禮自天子而下各有範圍而典籍廢失唯士禮僅存所以此記所衍繹者亦惟此六篇耳其士相見及公食大夫及覲禮亦當有義而今亡之至喪祭之禮則記中所述已多故不復繹也朱子黃勉齋以此數篇附儀禮各篇之下今仍戴記本者以今人士所服習在此故也或他日釐正儀禮終當從朱子所定云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

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禮者身之所履也義者事之所宜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人之所以爲人而自別於禽獸也容體顏色辭令三者人之所以動於身心而接於事物者也正容體所以遠暴慢齊顏色所以尊瞻視順辭令所以遠鄙倍此恭從明聰之則所以踐形而爲盡倫之體者形踐而禮義備於身矣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長之丈反○以踐形者盡倫則倫無不盡而禮義之教成矣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未冠以前非不習禮義然未可遽責也旣冠而服備則容體之正顏色之齊辭令之順胥視此矣是禮之始也重冠所以重禮義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賓爲冠者加冠之人也敬重其事故不敢自專而稟命鬼神也呂氏曰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曰爲國本。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於阼者，據適長子言也。主人立東序端，而冠席在主人之北，位皆西嚮。在阼階上，著代，著其傳代之義也。非適長子則冠席戶間南嚮，無著代之義矣。醮於客位，三加冠畢，易席以醮。醮席在西階之上，南嚮客位。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其服彌尊。凡此皆以加禮而期於有成也。非適長則仍冠席以醮，不於客位矣。醮畢而降，賓乃字冠者於西階下。盍前此雖貴，亦只以名呼，至此而後字之，以其有成人之道而敬其名故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見，賢徧反。〇冠者受醴畢，遂執脯醢適東壁以見於母。冠畢而徧見於兄弟。母拜之者，適長子代父承祖，與祖爲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兄弟皆拜之，亦以承父後而重其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見，賢徧反。〇三加爵弁，既冠而易服玄端也。大夫元士之適，故得奠摯於君。鄉先生，鄉之有齒德者及致仕之老也。成人之者，將責

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少行皆去聲，與平聲。○言所以以成人禮之者，將責之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以盡孝弟忠順之道，故加之元服，而重其禮如此也。禮行云者，盡其禮以實有其行也。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而不失其序之謂耳。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行立之行去聲。○孝弟忠順之行，所謂禮義也。禮義不立，則何以成其為人哉。非禮無以成己，非成己無以治人，則凡與有治人之責者，皆必先以禮自成矣，而禮可不

重與。然責禮自冠始。故凡昏射鄉相見皆嘉禮。而冠尤爲嘉事之重者。尊其爲重事。故行禮於廟中。行禮於廟中者。稟命於祖而不敢自專之意也。朱子曰。古禮唯冠禮易行。又曰。冠禮比他禮卻易行。

昏義第四十四

孔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朱子曰。親迎以昏。納采請期以旦。項山邱氏曰。世俗不知昏之爲義。往往拘忌陰陽家言。選擇時日。雖昕旦。晝日亦皆成禮。背謬甚矣。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好去聲 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納采者。納贄以爲采擇之始也。問名者。問女子之名及女之母氏。而將以加之卜筮也。納吉者。既得吉卜而告之。將以行聘也。納徵者。束帛儷皮以聘。而訂昏盟也。請期。請定親迎之期日也。此五

節皆愼重於未昏之前者也使者玄端服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出拜迎於門外賓不答拜揖入儀禮注云使者夫家之屬也主人則女家之宗子或其父賓卽使者也六禮皆主人筵几於廟將以先人之體事人故聽命於廟也聽命者聽壻家來采之命也敬之不敢肆愼之不敢忽重之使不輕正之使不亂也敬之愼之所以重昏禮正也

昏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迎先皆去聲○及期父醮子於西階之上命以往迎爾相於是子承父命以往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女家主人筵几於廟壻至主人玄端迎於門外西面再拜壻答拜主人揖入壻執鴈從揖讓升堂主人西面壻北面奠鴈鴈本大夫所贄而昏禮下達蓋攝盛耳於是女之父母亦醮女命之姆遂奉女以

出是壻親受昏於女之父母所謂舅姑承子以授壻也婦從壻降自西階壻揖婦升車而授之綏姆辭婦取綏升壻御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降乘己車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此親迎之節也共牢士禮特豚也共牢合卺合體同尊卑之義也合體同尊卑所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夫音扶朝音潮○敬慎重正親迎以前之節也親之者親迎以後之事也男女自其未親以前言之也夫婦自其既親以後言之也男女人之大欲而別之不容不嚴苟親之也無道則其爲親也易離易歸妹所謂永終知敝也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親之如此其難者所以厚其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夫婦謂之義者夫閑有家女致貞淑不徒恩愛之而已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無義則

父子不親若衞莊致子完之弑漢武釀戾子之誅是矣父子者家之君臣君臣者國之父子無以齊家而安能正國哉是故昏禮者人倫之本也此總結上文兩節之意冠喪祭朝聘射鄉則又因昏禮而幷推言之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見賢徧反笲音煩○此昏之明日也質明正明之時也贊相禮者笲形似筥編竹葦爲之而衣以青繒所以盛棗栗段脩者婦奠贄於舅姑醴婦舅席阼階上東面姑席於舅之北南面設婦席於姑席之西南面贊者酌醴獻婦婦西階上北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升席南面祭脯醢祭醴降席東面跪啐酒奠爵拜贊答拜婦拜興升席奠觶於薦東蓋醴婦者於其初見而禮之也成婦禮者成其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此盥饋之禮惟冢婦行之婦家具特豚致之陳於中庭舅姑入室並席於奧東面南上婦入室盥饋以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爲舅俎右胖爲姑俎婦立姑後以佐食卒食婦遂餕姑之餘明婦順者明順以致養之道也

厥明舅姑共饗

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厥明，又盥饋之明日也。此禮亦惟家婦行之，但儀禮舊說俱欠明，茲爲掛酌之。饗婦布席如昨日醴婦之位，贊者以舅命酌酒獻婦於西階上，婦拜受，贊拜送，婦升席，祭脯醢，祭酒，啐酒，皆如昨日。乃降席，西階上北面，跪，卒爵，拜，舅。盥洗爵，酌酒進奠於舅姑前，復西階上拜送，舅受酢，卒爵。姑洗觶，酌酒酬婦，婦拜受，升席，奠觶薦東，乃更洗爵，酌酒，西階上自飲畢，復洗爵，酌酒以奠酬於姑席之西，復西階上拜送，姑自席前北面奠爵於薦東，是舅所獻，姑酬，共成一獻之禮也。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所謂授之室也。方氏曰：子之代父，將以爲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爲主於內。故此與冠禮皆言以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委積藏皆去聲。○禮

以本身言，順以事人言。申，重也。著代，則委以治家之責矣。婦德莫先於順，教之詳而位之重，皆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夫之娶婦，所以共事父母而宜室家，不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則不足以匹其夫矣。化治絲枲，織布帛，審出入，而守其積聚，皆內政而主於婦人者也。當於夫，而後可以主內政，不足當於夫，又何以主內政哉？蓋以禮自盡，以順事人，此婦之所以順舅姑而和室人者也。是皆所謂順也。當於夫而主內政，又所以盡婦職而膺著代之重者也。和者，情之相親；理者，分之不亂。家可長久者，內治之有主，閨門之中恩義交敦，則持家長久之道矣。此又總結上三節之意也。方氏曰：於舅姑言順，於室人言和者，上下相從謂之順，可否相濟謂之和。舅姑可順而不可逆，室人當和而不必同。

是故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又承上文而推始言之。祖廟未毀者，與君同高祖，有服之親也，故教於公廟，教使女師教之。周禮嬪及世婦，有卿大夫之職，而宗伯掌之者是也。祖廟既毀，則於公疏矣，故教於宗

室。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室者。其宗子之家廟也。德貞順。言辭令。容婉娩。功絲麻也。祭之薀祭其所自出之祖也。魚類也。芼之爲羹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言古者。則自古爲然。不必周制也。天子后。謂天子之后也。先言后治婦順者。因昏義而言也。六宮。蓋九嬪治事之宮也。周禮無三夫人之職。蓋三夫人以比天子之三公。以九嬪兼之。如六卿之兼三公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蓋比天子之九卿也。天子九卿而只六官者。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官屬。而

少師。少傅。少保。三孤貳公弘化。無官屬。后有九嬪而只六宮。亦猶是也。周禮具世婦之官而不列其數。鄭氏以爲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也。世婦職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比於天子之大夫也。御妻。即周禮女御。歲時獻功事。比於天子之士也。蓋王后教宗女於王宮。策識內之命婦。以至女史婦功絲枲各有典司。酒漿醯醢各有女奚。是天下之內治。自后倡之。然凡以明章婦順而已也若天子之大夫。則周禮不止二十七人。治外之事煩。非必規規內外合數也。聽猶主也。治理之也。陰德。即婦順之德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

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適音責。見，賢偏反。爲，去聲。衰，七雷反。齊音咨。○鄭氏曰：適之爲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朱子曰：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然王者脩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所以有常食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月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淸簡公曰：日月陰陽相須而後成，月受日光以爲光，日以月之晦朔弦望積十二月而成歲功。后賴天子之刑家，天子賴后之內助也。蘂氏曰：日月之食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有父道，后有母道，爲父母服，報其恩也。爲天子后服，報其義也。愚按：以承天道言，故曰天子；以對天下言，則曰天王。此及上節皆因昏禮而推致言之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有四。司徒三年大比，賓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眾以禮賓之，飲於州序，一也。州長以時習射，率州眾先行飲酒禮，二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以此禮

行之。三也。黨正歲終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於黨序。四也。呂氏曰。鄉人凡有聚會。皆當倣此禮。又不特四事云。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遠道皆去聲。○庠。黨學也。學記曰。黨有庠。主人。卽黨正。蓋於蜡而屬民飲酒也。然此概舉一端以釋義。非專主黨正言之。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而先盥手洗爵。乃舉觶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拜至訖。取爵降洗。升。賓於西階上北

面再拜也。主人拜賓洗亦如之。拜受者。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也。主人拜賓受賓酢亦如之。拜送者。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也。賓酢主人亦如之。既。盡也。拜既者。賓飲卒爵拜也。主亦如之。尊。尊人。讓。自卑。洗。以盡絜。拜。以將敬。尊讓絜敬。君子所以免於鬪辨暴亂之禍。故聖人制其禮以導鄉人士君子。使之皆以尊讓絜敬成風而免禍也。鄉人士君子。概言之。不必指州長黨正。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人共之共音供○尊於房戶之間尊在戶東東房之西賓主夾之不敢專惠之意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尚其質素不忘古也黨正屬民飲蜡應無玄酒此雜舉釋義不主一端也主人共之出羞以共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賓亦與盥洗焉然在東者主於主人之絜以事賓也此節舉陳設器饌而釋之。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僎音尊○天道至教賓以象之示人以周行者也地卑而養人主以象之養賢者也介賓之副也僎鄉先生大夫之來觀禮者

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猶陰陽之闔闢往來於兩閒以布其氣化也三賓衆賓之長也其席在賓席之西南嚮三光星之大而光者謂北斗心參伐也三光垂象於天三賓席於賓西亦與示教之事者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魄者其本體也然月體不可見唯於朔後三日夕見西方則其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隱矣是月以三日而成魄也讓以三見過此而禮成禮猶體也不三讓則辭遜之心不見過於三焉則又虛文繁而辭遜之心又反不可見矣是讓之三也亦猶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主僎賓介之坐席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

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前言象天地以卑尊定位言也此節則以氣化之流行於四方者言也。嚴凝成也。一陰生於午中。至申而陰始用事至亥而陰盛天氣寒肅。百物畢成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所謂義氣也。義之爲體尊嚴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階之上南鄉而坐介於賓席之南東鄉以輔賓。賓以成人之德爲義是以居嚴肅之方也。一陽生於子中。至寅而陽氣畢達至巳而盛天氣溫煖百物生長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所謂仁氣也。主人以物養人。是接人以仁故坐於阼階之上西鄉爲盛德。主之人方而坐僎於主人之北南鄉以輔主人也主人接人以仁賓接人以義。主人以養賢爲事。賓以教人爲事一坐席之間而深義存焉。至於俎則有脊脅肩臂臑之別豆則有六五四三之數。是義類之通微而無不通。故曰聖也通其義而敬行之以盡其義斯謂之禮。蓋禮者體也。履

也體仁義敬讓之道以嘉尊卑長幼之會而各得其體則是其有得於身者矣故謂之德在物曰道行道曰術學術道者亦求其有得於身而已故聖人務為飲酒之禮所以率天下而一道德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嚌才細反啐七內反為去聲○主人獻賓賓卽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卻左手執本坐右手絕末以祭尚左手右手自下絕肺嚌之興加餘於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退席末坐啐酒興降席西坐奠爵拜告旨主人答拜賓執爵興適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既爵主人受酢之禮亦大略如之薦脯醢也嚌食入齒也啐飲入口也席末席西頭也言賓之祭薦祭酒者所以敬主人之禮也祭肺而遂嚌之者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者所以成主人之禮也然不於席之正啐酒而

必退席末者則以啐酒飲食之道而席之正所以行禮貴禮而賤財故啐酒不於席之正也財即謂飲食也致實謂告旣爵也啐酒於席末則猶在席上卒觶告旣爵則於西階之上而不在席上先禮而後財故上卒觶不於席之上也此節承賓主有事言之呂氏曰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知先禮而後財則敬讓行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諸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長上聲養弟皆去聲謂孝之孝當作教○聽政役猶言共奔走也豆從耦數此十年而加一豆者非禮之常盖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則其數如此也尊主於敬義之事也養主於愛仁之事也老近於親明養老而

民知孝矣。長近於兄。明尊長。而民知弟矣。此節又承前節俎豆有數言之。○自尊於房戶以下至此。先言陳設之事。次言飲酒之人。次言揖讓之節。次言坐席之位。次言飲食之禮。次言俎豆之數。釋義最有次第云。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易音異○鄉謂鄉飲酒禮。易。平易也。重言易易者。言平易之至也。蓋即目前之近。庸行之常。而天下之道不外乎此。此何下文之目。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猶夙也。召也。先期。主人戒賓矣。及期。復朝服而速賓及介。主人先歸以俟。而賓介從之。眾賓則不待速而自從賓介以偕至也。及賓至門外。主人出迎賓。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鄉介再拜。介立賓後右。東北面答拜。主人揖眾賓。主人遂以賓揖。先入門右。賓厭介及眾賓。入門左。是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也。貴謂賓及介。賤謂眾賓。凡此告所以別貴賤也。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

降。隆殺之義辨矣。省所梗反殺色介反○主人揖讓以賓升而拜至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酬自飲而復酌以酬賓中間拜洗拜送拜受拜告旨拜既爵拜崇酒辭讓之節至繁及賓既奠酬主人降拜介揖讓以介介升則不拜至介受獻不啐不告旨無酬爵其禮省於賓矣主人則既受介酢遂降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西階下東面各答一拜主人升酌酒獻三賓於西階上三賓以次升受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不酢而降其節益省其餘衆賓則主人獻之於西階下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此隆殺之辨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間去聲和樂之樂音洛○工歌工也終一闋也獻酬禮畢則以樂樂賓工入升堂弦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爲升歌三終主人酌酒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主人拜送餘工則使人獻之笙吹笙者也笙入立於縣間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爲笙入三終主人酌酒獻笙笙一人拜於下升受爵衆笙亦使人獻之間代也堂上工歌魚麗堂下笙奏由庚工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為間歌三終合歌笙並作也堂上工歌關雎葛覃卷耳堂下笙鵲巢采蘩采蘋是為合樂三終每三終則工告於樂正及樂備則樂正以告於賓先是樂正立西階上歌工之東至樂備而樂正以告乃遂出不復升堂矣一人揚觶者先是獻眾賓既畢時主人之吏一人下取觶升自阼階酌酒適西階上拜自飲拜興降洗升酌酒奠於賓席西復西階上拜送蓋舉此觶為旅酬始及樂備之後將行旅酬則主人立相者為司正恐旅酬有懈惰失節者故立司正以董之也但一人揚觶在樂賓前立司正在樂備後此以類分述耳笙歌之有序飲酒之有節皆和樂而不流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少去聲長上聲弟去聲○司正既奠觶庭中遂升立西序以相旅於是賓舉薦西之觶適阼階上自飲畢而更酌以酬主人主飲卒觶更酌適西階上酬介介酬長賓長賓酬次賓次賓酬三賓此皆堂上相酬之序若有僎則主人酬僎而後僎酬介也三賓卒觶更酌以酬堂下長賓賓酬賛者賛酬眾賓以下皆少長以齒升受酬於西階上終於沃洗者焉受酬以齒弟長之道也終於

沃洗者使亦得以伸其敬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吐活反廢朝之朝音潮莫音暮○旅酬之後二人復舉觶於賓及僎以爲無算爵始於是主人請賓坐賓辭以俎乃徹俎賓及主皆降說屨升坐脩無算爵以醉爲度然飲酒之節聽朝而始行禮禮終猶可以治夕事是不以飲酒而廢事也及賓之出也主人拜送於門外節文終遂而無闕不以醉而怨儀此皆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下孟反餘音義見前○別異而不失之離統同而不失之流敦樂而無愛禮備而不偏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處而不當王道之易易也如此此總結上文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

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上段孔子之語蓋綜鄉禮始終言之此以下復記者立言以申前段之意也日月猶陰陽也天地有定體而日月爲之紀以定四時成歲參以三光則又以定節氣之早晚如日永星火日短星昴之類凡王者政教皆必本乎此鄉飲酒之禮蓋亦然耳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燕飲之牲用狗亨狗於堂東北折俎出自東壁以升祖宗之以爲法也陽氣始於東北養萬物者也故亨狗東方所以法之也洗在阼階下東當東榮罍水在洗東前言主人之所以自潔以事賓以義言也此言祖天地之左海以象言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

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鄉去聲長假皆上聲愁如字○賓席南鄉此節專以賓席言之蠢蠢生動貌產萬物者聖言氣化之發育萬物無微不通蓋資始統天之意也假大也長養萬物而大之仁之顯也愁猶揫也揫然收斂貌愁之以時察守義言斂之以其時察其物宜而使固守之亦各正性命之意也中者空洞之意藏所謂藏諸用也天子南面而立取法天地鄉仁而偝藏藏用於身顯仁於物也呂氏曰天子之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如之尊賓之至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介席亦在西方而介與主人相嚮是介於賓主之間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造七到反○造即也主人即席於此以養物爲義也○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是主於敬主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位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耳月者三

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天地之氣數多以三爲節。政教效而法之禮亦以三爲節。皆所以參法天地也。

射義第四十六

射禮有三。天子將祭而選士澤宮。曰大射。諸侯燕會羣臣。及諸侯相燕。及天子燕諸侯。因之而射。則曰燕射。若賓與賢能。及州長習射。及大夫飲國中賢者。皆先行飲酒禮而後行射禮。則曰鄉射。大射則張皮侯而射鵠。賓射則張布侯而射正。賓射卽燕射。鄉射也。今儀禮存大射鄉射二篇。儀節略同。此篇錯舉釋義。不主一端。要不外觀德之意也。夏殷射禮無傳。而虞書曰。侯以明之。則合士於射以觀其德也。由來古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

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長之丈反○行燕禮而後射所謂燕射也。行鄉飲酒禮而後射所謂鄉射也。射者武事而必以禮合之故燕射即以明君臣之義鄉射即以明長幼之序先王以禮教民之意亦可見矣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還音旋中去聲行下孟反○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內志正而後持弓矢審外體直而後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其巧能中丹陽陳氏曰動必合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於此可以觀德行○此二節言射之比於禮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節奏樂以為發矢之節度也周禮射人職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節雖多寡不同而皆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

節則先奏五節以聽後四節則發四矢七節者三節以聽五節者一節以聽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召南篇名貍首詩逸然其所以播之樂而為節者則皆不可考矣騶虞樂官備者蓋騶虞之詩文王德化之成良以文王之臣疏附先後奔奏禦務各有其人是以德化之施無遠不届是則樂官備之意也貍首詩無考而舊說以下文曾孫侯氏當之則樂會時之義為近采蘋詩有循序有常嚴敬齊飭之意故取以見循法之義采蘩詩有夙夜在公之語故借以為不失職之義皆斷章取義然也又按吳氏以原壤登木之歌為貍首詩謂射節詩皆召南而曾孫侯氏之詩則雅體非風體也然不可考矣

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行下孟反○以是為節者必以是為可守之常如左傳言得國非吾節之節是也志猶意也明其志知之真也不失其事守之力也天子知人則哲

無曠庶官，諸侯稟王章而謹侯度，卿大夫各循其法而不失職。內之所以立德行者，即外之所以成事功。然非必與之融者，或不能有以比其節也。和順於樂焉，則其德盛矣。○此二節，言射之比於樂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孔氏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及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之高下。非謂直以選射補用之也。愚按：以射選諸侯，如下文慶讓是也。卿大夫士則皆自爲士始，而大學教國子，秋合諸射，賓興賢能，合諸鄉射，是以射選卿大夫士矣。惟射可以觀德，故古之選士以是也。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數，色角反。行，下孟反。○射本男子之事，因其所有事而納之禮樂，所以使之習而安焉，以養成其德也。蓋冠昏喪禮不兼及樂，而專於學樂又未必兼夫禮，朝聘祭饗之大，士庶或未得與，而冠昏喪禮又非所數爲，故事之備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此聖王因人所有事而飾之以禮樂之意也。○此兩節總結上文四節之意也。呂氏曰：君子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養則發乎事者中節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實而後可以得之則所以得之者其爲德可知矣愚按致禮所以治躬樂所以治心先王之教不越二者射者男子之事因即其事而飾之以禮樂則無事而不在禮樂矣是故於飲則又拜獻酢酬於射則自比耦升射下飲及拾取矢進退周旋揖讓其爲節至繁矣乃復以樂節之使之應聲而發先王豈故以繁且久者勞人筋骨哉所以養人之身心而使之安於序和故也顧射禮之繁如此則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必有不能習而安之者矣故能中而不比於禮樂德未可知也比於禮樂而不能中德亦未可知也何也以其未能安焉故無以兼合也得於禮樂者深而久而安焉斯動容周旋中禮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而發而皆中者且不失乎樂之節蓋優游有餘暇矣非盛德者孰能若是舍是而言中雖中技也不然則后羿逢蒙非善射哉嗚呼其道古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

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比中與皆去聲數色角反夫音扶○承上文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而言射宮蓋國學也比。合也。讓。責也。射則張侯以受正鵠故因射侯而有射爲諸侯之義以射選士。所選者雖在所貢之士。而平日率士以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者。則由於國君。所貢非其人。則國君之不盡志於禮樂可知。故讓削加焉。惟天子有慶讓之典。故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也。凡國家之所以流亡者。以無禮樂故耳。君臣習於禮樂。則分定而情和。夫安有流亡者。先王使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所以維諸侯而使不陷於流亡也。此即射爲諸侯之義也。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孔氏曰。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

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處上聲。○此逸詩也。曾孫，有國者之通稱。侯氏，諸侯也。四正，謂燕而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四者為正爵也。具，皆也。四獻皆畢，而後射也。莫處，勿安處也。燕，謂燕禮射節，燕射也。燕，安。譽，樂也。引詩以證上文之說。安，節無流亡。譽，節有慶也。養諸侯者，煦嫗而涵育之，使之日化於禮樂之中，以成仁讓之化，則不待威以征伐，而諸侯自盡志禮樂以適於正，無流亡之禍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

蓋去者半入者半。

矍音攫相將皆去聲賁僨同〇上文言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引孔子之射以習禮樂者實之矍相圃名觀者如堵牆言繞觀者之眾也行射禮必先行鄉飲酒禮鄉飲酒至旅酬時立相者爲司正及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司馬主張侯負獲之事但執弓而不挾矢此云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是子路爲司射非爲司馬但方轉司正爲司馬時則司射比耦延射亦於此時耳延進也誓眾選士而進其欲射之人也賁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爲人後者非其所當後而甘心爲之後是忘己之親而利人之利故與僨軍亡國之臣同爲所當斥也夫忘君忘親之人未必盡不能射然射以習禮樂必非其人所可與也已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弟好皆去聲不音否下同處上聲〇公罔姓之語助辭裘名序姓點名也射事既畢司馬復爲司正以相旅酬旅酬一終則復命二人舉觶於賓及撰以爲無算爵始古者於

旅也語故又使二子揚觶而語也幼壯有父兄故言孝弟耄耋多昏惑故言好禮孝弟好禮則不從流俗矣以是修身而俟死所謂守死善道者也不問辭問其有是否也在此位蓋進之在西階賓位也蓋將修無算爵則非強力有德者恐不能醉而令儀故又汰之如此。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旄音髦。勵音僅。○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言年高而於道無所違背非德之純者不能勵有存者去者多而留者少也雲莊陳氏曰子路之延射直指不善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裘點之揚觶但舉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裘之言何疏點之言則愈密矣。○孔子家語亦載此段而此段後尚有子路孔子之言此篇不載蓋記者節去之也家語子路曰吾三子之為司馬何如今按儀禮則三子皆非為司馬然則此記所述為真而家語後此之言其出於附會也歟。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

中去聲下同○此以

下復申篇首一段之意釋尋繹思念也舍者止其所當止之意各繹己之志各思繹己之所當志而念慮不紛也志者心之所之志壹則心平矣行而履之則體正矣恭言其平日於分藝之所當盡者能時時思繹決洽於中則志慮真純踐履篤實是以當射之時亦能志正體直以從容命中而比禮比樂以無失不然則心生而來縛之雖欲於射之時強為審固而不能矣射字有入去二音讀入聲則有繹義讀去聲則有舍義故併言之

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鵠工毒反射己射侯之射食亦反○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鵠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為的者也侯以布為之各射己之鵠所謂各繹己之志者為父欲止於慈為子欲止於孝為君欲止於仁為臣欲止於敬射之必欲其中鵠也為父為子為君為臣各必求以自盡其心而當其分而於射也何獨不然隨所處而不紛

其志此所以能比禮比樂而心無不平體無不正而多中也天子以射選士亦所以觀此而已以所貢之士之賢否慶讓諸侯所以厲諸侯使身率而盡志於射故其所貢之士而能多中則其君得列於諸侯不能多中則其君不得列於諸侯也鄭氏曰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與去聲○中上文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之說也澤蓋附曠近澤之地先射於澤以習儀也孔氏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地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愚按此兩節皆以申前段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之意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

謂也。射食亦反飯上聲食音嗣○此以申射者男子之事之意有志於其所有事而後敢用穀言必求盡其分藝之所當為而不敢虛受祿也。飯食謂擇母使食子也。言先事而後食。猶始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敢食也。飾之以禮樂者飾斯志而已。各繹己之志者。亦繹斯志而已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以申以立德行之意。己正而後發。謹於未事之先。不中反求諸己。省於既事之後。正己無求。反身克己。此仁之道也。德行之所以立也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句下。句而飲。其爭也君子。此以申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之意也。凡射比二人為耦。鄉射則比耦於西階下。大射則比耦在阼階下。及升射。則耦西面揖。進行當西階北面揖。及階揖。乃三讓。上射先登。下射從之。既升。揖。東行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此揖讓而升也。耦各履物南鄉。拾發四矢畢。南面揖。南行揖。西鄉及階。南而揖。讓下階。揖。南行揖。轉東鄉及位揖。乃復位以俟。此揖讓而下也。及眾耦皆射畢。乃行罰爵。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三揖以升如初

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北面立於觶東。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飲，卒觶，坐奠觶，興，揖，降，如初。此揖讓而飲也。朱子曰：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也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正音正，音征。夫音扶。○此以中以樂節射之意也。賓射則張布侯而射正。正之爲言正也。心無和樂之實，則不能循聲而發。存於心者有未純，則雖循聲而發，而不能不失正鵠。是必其平日之和於樂者深，而心志以與之融，然後其於射也，循聲而發，有自然合節之妙，而無待於勉強，是以發而不失正鵠也。而非賢者，其孰能此？此所以可觀盛德也。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養去聲。○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發矢也。的，正鵠也。引詩言求中以辭養，此以見不爭之實，求以終篇首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之意也。

燕義第四十七 諸侯朝正於王則天子與之燕諸侯飲其羣臣宗族則亦行燕禮此篇主諸侯燕羣臣禮言所以釋儀禮燕禮篇之義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之卒游卒之卒取內反大子之大音泰卒卒伍之卒子忽反弗正之正音征

○庶子官名周禮作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為之庶眾也卒周禮作倅副貳也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教於太學爲國子之正其諸侯卿大夫士之眾子則爲國子之副貳而掌於庶子之官也戒以警之令以諭之教以其藝

治以其事，辨等明貴賤也。叙其父之爵以別等級也。正位序長幼也。於同等之中，又序其齒以定位次也。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庶子官雖專掌國子之倅，而國有大事，則國子亦所兼掌。公卿大夫聽命於王，而其子則聽命於太子，唯所用之，唯太子役使也。甲兵征伐之事，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合其卒伍，聯之以成部隊也。有司，謂卒伍之長，若卒長公司馬之法也。以軍法治之坐作進退，一以軍法也。正，征同。此國之貴子弟游於太子，司馬不得以兵賦征之，鄉遂甸徒皆不及也。凡國之政事謂國家常政，非大事也。游倅，謂倅之未仕者。國之常政，唯國子及已仕者及之，游倅則存之而未用，使之得以修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春則合而教之於太學，秋則合而觀之於射宮，所以考其德藝而進退之也。此節皆周禮夏官之文。呂氏曰：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阼階之上，又宵則執燭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句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

義也鄉去聲適音敵○君燕其臣卿大夫皆從君立阼階之下君立阼階之南少東南鄉俯適同君與卿相近而卿近君側也大夫以下則皆少進在卿之前前其南也定位定諸臣之位也君燕其臣雖不自為上然席阼階之上西鄉主位莫之易也臣位既定則君獨升立席上西鄉特立者其臣莫敢與君敵也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之文而釋其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亢苦何反為疑之為去聲○非賓主無以成禮而臣又不敢與君抗禮故使宰夫為獻主而以大夫為賓不以卿為賓者卿之尊近於君為賓則嫌於偪大夫位稍卑斯須尊之可無嫌也然君雖不自為主而既以大夫為賓則賓不可以不敬禮故賓入中庭則君降一等而揖之幾微之間必有深意先王制禮其義精矣方氏曰既曰為疑而又曰明嫌者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耳○此主燕本國之臣言故以大夫為賓若饗食鄰國之臣則卿自不嫌於為賓矣侯國無三公而兼言公卿者上公

之國得賢孤一人也若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稽上聲○宰夫獻賓禮畢下大夫二人舉媵爵公取此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之上此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及受賜之臣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君使小臣辭乃升成拜明臣禮明臣下所以尊君之禮也賓升成拜君奠觶答再拜君卒爵賓下拜君答再拜禮無不答所以明為上者接下之禮也君導飲畢更酌以酬賓於西階之上賓拜受酬君反位此不言者略之也揚氏曰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臣莫敢與君抗禮而君舉酬於西階之上以酬賓者蓋君臣之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而舉旅於賓略去勢分致其謙光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承賜爵而廣言之君賜爵以厚臣臣務立功以報上亦猶君賜臣爵而臣降再拜稽首也臣務竭力以忠

其君。則國安而君寍矣。

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道民、民道之道去聲○承禮無不答而廣言之。不虛取於下。言必有以報下。而後敢取於下也。上盡心以道下。然後下亦給公以奉上。亦猶臣拜君賜。而君必答之。然後臣益勸於敬恭。而上下和親也。上用足而下不匱。則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和寍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上下和親也。寍、國安君寍也。禮之用、謂功用也。總結上文。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

賤也。差初宜反。上卿席在賓席之東小卿席在賓席之西。皆南面東上。而遙相次。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席在小卿之西。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之上。退立於阼階之下。西面北上。庶子次於士。其受獻於阼階上。而退立於阼階下。此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此言位之等差也。獻君。宰夫獻之也。君舉旅行酬。君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也。君爲賓舉旅。而後宰夫獻卿。君又以媵爵酬卿。卿亦以旅酬於西階上。此言卿舉旅者順文耳。賓君爲卿舉旅也。君爲卿舉旅。而後宰夫獻大夫。君又舉觶以賜大夫。大夫亦以旅酬於西階上。而後宰夫獻士。君又舉觶以賜士。士亦旅酬於西階上。而後宰夫獻庶子。至庶子而燕禮舉矣。此獻酬之等差也。庶子爵尊於士。而位次士下者。以庶子正齒位。有主道焉。故其位在下。而受獻在阼階上也。其牲用狗。其牲體薦羞之等差。則儀禮未載。無可考矣。

聘禮第四十八　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聘。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覲宗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

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此篇所以釋聘禮之義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人君相朝，介數如其命數。其卿出聘則禮下於君二等，故上公之國，其卿出聘則七介也，以下放此。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其事而致文於斯禮者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紹，繼也。賓，侯於門外北面，上介次介以下至末介皆立於賓之西北，東面南上。主君廟門內南面，上擯承擯末擯皆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北上。擯奉主命以傳之次擯，次擯傳之末擯，末擯以告末介，末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上介，上介以告於賓，賓賓傳命上介，上介奉賓命以傳次介，次介以傳末介，末介以告末擯，末擯以傳次擯，次擯以傳上擯，上擯以告主君。此介紹而傳命之禮也。質，正也。不敢正與尊者相當，故介紹以將命，所以致其敬也。

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

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三讓而後傳命者見主君陳擯以客禮待己故不敢當客禮三讓而
後傳來聘之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者主人出迎賓入廟以受聘賓不敢當故三讓而後入也君使士迎
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
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迎去聲竟上聲勞去聲○聘賓及竟則主君使士迎之賓及郊
則又使大夫以束帛勞之此末至時事也賓既至傳命則主君拜迎於門內而受聘於廟阼階上北面拜貺貺賜也
拜貺者拜君命之辱臨此主人之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
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總結上四節卿為上擯大夫為承
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
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食音嗣○擯上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凡擯之
數視介之半賓七介則四人擯五介則三擯三介則二擯承承於卿也紹紹大夫之後也賓行聘事畢主君親執醴

以禮賓賓賓以私禮幣帛而於主國之卿大夫又以私禮覿於主君所以伸己之情也牲殺曰饔生曰餼賓既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於賓館也圭以聘於君璋以聘於夫人賓將反國則主君使人致還之而加以賄贈賄贈用束紡也饔食於廟燕則於寢再饗一食燕無常數賓致尊讓以盡禮於主君所以明君臣之義主君致敬讓以加禮於賓所以明賓 客 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比必二反使去聲○制謂制禮賓主之義明故外睦而不相侵君臣之義明故內和而不相陵此又總結上文也呂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而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也脩好必使之相敬以全交其相交也酬疏數之中而比年小聘二年大聘其相敬也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然後仁達而禮行外而四鄰不相侵內則君臣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

際多爲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似有不可勝行之憂而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懼也以不安於儆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卿大夫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可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節文之多唯聘射養人之至者也射聘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日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愚謂聘射節文之多非止故爲繁文也實有不如是而未安者而節文之末尤莫不各有深義存焉此所以能養人於正與張子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體事而無不在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此以下復申上文未盡之意聘用圭璋所以重其禮既聘而享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束帛加琮束帛璧琮皆財也圭璋以行禮故重之而不敢受已聘則還之於財則輕之故受而不還呂氏曰諸侯相厲以禮而輕財則遠利而有恥故民作讓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

不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積去聲食音嗣○出將行入始至也積即餼牢米禾皆是也其去其來皆三饋之餼客於舍致之於客館也牛羊豕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者餼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東階餼二牢在門內之西也禾穀連稿秸者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芻草薪柴薪從米以供饔芻從禾以供秣也倍禾則六十車也乘禽禽之有行列者鳧鶩之屬也掌客職云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是用財固不能盡此例然要於如此其厚者如此而後盡禮故財在所輕也周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則三積者以大國之卿言也上介有禽獻君介之餼其數未者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

而後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幾音機。乾音干。莫音慕。齊莊之齊，側皆反。解音懈。長，丁丈反。有行之行，下孟反，下同。○節文之多莫如聘射，故并言之，而以爲至大禮也。强，自强也。齊以心言，莊以容言，正齊以行立進退言。正君臣謂聘燕饗，父子和長幼謂射鄉。行之於身謂之行，齊莊正齊也。措之物宜謂之義，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立義，立君臣父子長幼之義。有行，有仁忠慈孝友恭之行。行禮，齊莊正齊

而不懈惰以行聘射之大禮也非勇而敢於自勝其懈故惰之私者不能行禮而立義故貴之此反復上文之意

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勇敢則能勝敵也強有力則能久毅也用之於戰勝以其能貞於死生患難之際而不搖其守也出於禮則入於刑故刑罰及之此王節反復言節文之詳皆所以養人入於正而成其材德也呂氏曰節文之多無如聘射而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

行鄉飲酒禮獻酬之節至為繁縟故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聘禮則受聘受享請覿然後酌酒禮賓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日幾中而後禮成故以聘射並言之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碈音民與平聲夫音扶縝之忍反知音智劌姑衛反隊音墜詘音屈見賢遍反○碈石似玉者比德於玉欲其德之如玉也溫潤而澤溫柔和潤而有光澤也縝堅也栗堅密貌察

之密而守之堅智也廉稜角也劌傷也玉之體方而非若金鐵之傷割記曰玉水流方君子廉以自厲而不傷於物義也玉體堅垂故垂之如隊君子自卑而尊人禮也叩拷也越遠也其終詘然更然而止也有和而不流之意焉形玉病瑜玉采也瑕瑜不相揜君子不文過而求以自盡盡已之忠也尹允同孚交於人允實於己實積於中而旁通於外以實貫之信也氣如白虹玉之光瑛如國策所稱夜光之璧也精神見於山川語所謂玉藴石而山輝者此言其有得於天地之精英也圭璋特達謂不以皮幣藉之所以貴其德也德即仁知義禮樂忠信是也有諸身之謂德爲人之所率由則謂之道君子將於玉比德焉是貴其道也詩秦風小戎之篇石梁王氏曰四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孔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愚按自冠義至此七篇似同出一人手集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

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訾郎此反○天地者道也四時者道之運用而陰陽則闔闢往來於四時之中者也情者性之發也記者將言喪禮而先統舉禮之所由生者言之。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夫音扶知音智○干犯也四制即恩制義制節制權制也變而從宜隨其所處之宜以爲制也恩者仁之施仁者恩之本在物謂之理處物謂之義節者自然之定限禮者吾心之節文權稱錘也稱物之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知所以審物之衡者也於所親則有恩於所尊則有宜於久近則有節於變通則有權人之情也而本於仁義禮知之德則性也性者天地之本然而情則人道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九族之親皆以恩合而仁莫切於愛親故斬衰三年也五服親親之殺則恩而節存焉諸母諸婦之服恩而

兼義。至若婦人之降本宗而隆夫家。則恩而有權矣。此主恩言。舉其略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門內之治。非無義也。而恩意為多。門外之治。非盡不用恩也。而以義為重。資。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其用敬同。蓋諸父諸兄皆在所敬。而莫嚴於父。敬上敬長皆用吾敬。而莫嚴於君。然門外之治。主於義。故義之大者亦斬衰三年也。五服皆有義服。此舉重言之耳。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三日而食。始食粥也。既葬而沐。為虞祭也。苴衰。謂斬衰。卒哭易以成布。練而易以功衰。有變易。無完補也。培。脩墓也。素琴。琴之無漆飾者。祥之日。謂既祥之後也。五服皆有節。此主三年之喪言之。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

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父尊母卑而愛母則同於愛父故喪母亦三年門內之治主於恩也父在則爲母杖期家無二尊以權制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音贍○有爵者之喪則親而貴者先受杖以其先病也擔猶助也爲喪主則雖無爵者亦贍之以杖杖見其爲主也非喪主而杖則輔病也蓋優尊則必擔以杖而輔病則不能不杖也婦人謂未笄之婦人不能病未能責禮也有爲之治事者則宜專致其情於親必身自執事者則不可以喪而廢事八者謂不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而已四也不髽者五也不袒

者六也。不踊者七也。不止酒肉者八也。是皆禮之權也。凡有變通處皆權。記特舉此以見例耳。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解音懈。期音基。殺色介反。諒平聲。闇音菴。制而要皆主於恩。恩之殺有漸，而平復生有節也。聖人因人情之自然而制為之節，乃所以制中而為不易之道也。言恩而義可知矣。言節而權在其中矣。○喪有四○汪正學先生曰，三年之喪，王者之所常行，以孝治天下，自君身始。自漢文遺制，以月易日，而諒闇之禮廢矣。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

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高宗武丁不遷之廟號而武丁則殷王之本號也言殷衰禮廢而武丁復興起之所以商書善而載之也言不文謂臣下不可無言而事行故不能不言但不文可耳亦權制也○汪正學先生曰高宗特興不言之典而殷人高之此可見人心之同然矣然則後王有志三年之喪如晉武宋孝者能謂非高世之令主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所謂言不文者也音義並見間傳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衰七雷反菅音姦期音基比必

二反知音智上弟字去聲○比及也三節三月而葬一期而練再期而祥也閱此三節觀其愛親之厚薄而可以知其人之仁觀其條理之不紊而可以知其人之知觀其志意之壹於盡禮而可以知其人之彊禮以治其近久降殺之節義以正其上附下附之理此統五服言也合於禮義而不踰則孝子弟弟貞婦可知矣若不肖者則安能以盡禮哉不言忠臣者同於父也仁所以體此也知所以知此也彊所以力此也此人情性之本然所謂三達德也仁以盡節而禮在其中知以察理而義在其中矣禮以治之所以盡仁也義以正之所以權時中也錯舉四制以見其相爲經緯則四者非截然分劃而喪死要主於用恩故獨舉門內之治以終焉也

禮記卷十終